

净庐存稿之  
六旬五记·净庐诗稿

張大典 著

翠葉承珠露凌波  
獨立紅折藕絲連愛  
亭亭出水  
張大典 書



# 六旬五記·淨廬詩稿

張大興 著

中國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六旬五记·净庐诗稿 / 张大典著. -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1. 7  
(中华时代骄子·1-10 / 李占军主编. 第二辑)

ISBN 978-7-5059-7195-0

I. ①六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--中国--当代  
IV. ①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24800 号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| 中华时代骄子(1-10)第二辑        |
| 主 编   | 李占军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 | 张大典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           |
| 社 址   | 北京市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125)  |
| 经 销 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 | 郭 锋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|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| 880×1230 1/32          |
| 印 张   | 8 (总 77. 625)          |
| 版 次   |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  | ISBN 978-7-5059-7195-0 |
| 总 定 价 | 128. 00 元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| 30. 00 元               |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余退休有年矣，于上前年暮春之时，预购期房一套，至去年初春之际，才卖掉旧屋，换住新居；然搬家之劳烦，不是日用生活杂物之繁，而是书籍资料之累。故自叹：余之一生，竟与文字结缘；馀暇时光，都消磨在阅读和笔耕之际。虽然余之笔耕，既无学术专著，也无惊世妙文，只是些凡人凡语、零碎文字，但仍旧暗自庆幸：因之而过得自足和快乐。

庆幸之余，又觉得有些滑稽起来：薪资低微，却有“敝屋藏书”之好；藏书数千，恨无通览研读之志；虽有习作，惜无惊人传世之语；不谙韵律，但偶作抒怀吟唱之句；一介凡夫，偏要舞文弄墨一番。尤在去年六月，“中国大众文学学会”函征文学作品，参评“大众百花文学奖”之际，灵感突发，于是从人生的溪流中，挹取几瓢，“素描”浮生，遂成《六句五记》。又将昔日诗作，集成《净庐诗稿》，一同参评。竟然，双双入围。

故将《六句五记》和《净庐诗稿》，合为一册，题名《净庐存稿》。“净庐”者，余之书房名也。余甚爱荷，有封面《咏荷》诗为证。古人以荷为“净友”，故名也。

余自知学识鄙陋，未明之理，纰漏之误，窥天测海之病，诚请读者垂教。

張大典

2009年12月于净庐书屋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自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六旬五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003 | 前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007 | 一记：怀念父母记情                  |
| 023 | 二记：童年故乡记趣                  |
| 053 | 三记：半世阅读记学                  |
| 081 | 四记：人在旅途记历                  |
| 112 | 五记：感谢好人记恩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六旬五记·附录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附录（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谈谈人才成功的外部条件及其他(1979.12.20) |
| 136 | 引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40 | 正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附录（二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75 | 人生感悟短语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净庐诗稿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81 | 前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   | 读《韩非子·显学》有感两首              |
| 184 | 之一：非圣（1975.07.18）          |
| 184 | 之二：崇实（1975.07.18）          |
| 184 | 读史有感（1976.03.28）           |
|     | 读先秦三史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85 | 之一：读商史（1976.06.21）         |
| 186 | 之二：读周史（1976.06.21）         |
| 187 | 之三：读秦史（1976.06.22）         |
|     | 说帝四首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89 | 之一：让帝（1976.05.24）          |
| 190 | 之二：夺帝（1976.10.09）          |
| 191 | 之三：争帝（1976.05.24）          |
| 192 | 之四：买帝（1976.05.24）          |

- 193 世襲制之始祖——夏禹(同韵二首) (1976.06.28)  
说术五首
- 194 之一: 制乱有因 (1976.04.15)
- 195 之二: 鸿门设伏 (1976.04.22)
- 196 之三: 指鹿为马 (1976.06.19)
- 197 之四: 借首移祸 (1976.10.09)
- 198 之五: 雍齿封侯 (1976.10.09)
- 199 管仲 (1976.03.28)
- 200 智鉴 (1976.04.14)
- 202 评曹 (1976.04.14)
- 204 斥袁 (1976.04.14 2011.03.05 修改)
- 渔父吟两首
- 205 之一: 伍子胥之遇渔父 (1976.03.28)
- 206 之二: 陈平之遇渔父 (1976.05.30)
- 村居偶作两首
- 207 之一: 山洪 (1976.05.27)
- 208 之二: 恶犬 (1976.10.25)
- 209 无题 (1976.07.02)
- II 210 咏物三首 (1976.10.09)
- 211 厚德薄葬——读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有感 (1976.10.09)
- 213 看影片《林则徐》有感 (1978.01.10)
- 214 乐山行 (1980.10.28)
- 214 登峨眉夜行七里坡上 (1980.10.29)
- 215 峨眉山观日出不得两首 (1980.10.30)
- 216 四月昆明圆通山赏樱花未遂 (1982.04.13)
- 217 观海埂不得有感 (1982.04.13)
- 218 游石林 (1982.04.14)
- 219 泰山观日出 (1983.12.27)
- 220 瑞雪游鼋头渚 (1983.12.29)
- 221 丁丑中秋月全蚀有感 (1997.09.17)

- 221 咏读书 (2005.03.15)
- 221 北京奥运放歌 (2007.09.10)
- 222 和大愚兄《癸未中秋》诗一首 (2003.10.20)
- 223 咏荷 (1999.07.18)
- 兰花三咏
- 224 之一: 赞兰 (2007.01.04 夜)
- 224 之二: 赏兰 (2007.02.28)
- 225 之三: 种兰 (2007.02.16)
- 226 咏余小院牡丹 (2008.04.10)
- 227 咏余小院石笋石 (2008.10.06)
- 228 咏余小院菊花 (2008.12.05)
- 230 遵义红军烈士陵园畅想 (1981.10.01)
- 233 病游九寨沟 (2010.04.15)
- 234 庚寅端午次日赣州游通天岩 (2010.06.17)
- 236 秋游安吉天荒坪藏龙百瀑 (2010.10.06)
- 238 秋游安吉竹博园 (2010.10.06)
- 240 辛亥革命百年感赋 (2011.02.17)
- 242 辛卯三月上巳日游兰亭 (2011.04.05)
- 245 为恢复大专学历呼喊 (1979.02.15)
- 250 题川陕甘云四省出行志 (2004.11.15)
- 252 伟哉, 中华! 伟哉, 国殇! (2008.05.21)
- 为新居撰写的楹联
- 253 之一: 净庐书屋联 (2007.12.25)
- 255 之二: 小院联 (2007.12.25)
- 257 “职务”、“职称”小注联 (2010.08.23)
- 258 后 记

六旬五祀



花甲之年，应当是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了。因为，人到此时，即使仍很能干，也应该休息。否则，年轻人就少了一个供职的机会。想到这一点，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。明·洪武六年，曾任国子助教的钱宰，就有诗云：“四鼓冬冬起着衣，午门朝见尚嫌迟；何时得遂归田愿，睡到人家饭熟时”<sup>①</sup>。于是，作为普通职工的我，即使并非“四鼓”即起，更非要朝见于庙堂之上，但仍乐于提前五年“内退”了。何况是改革的需要呢？

物有一得，必有一失。“内退”后，无需上班，得到了轻闲和自在，却减少了收入，好在并不危及基本的物质生活。只是，这难得的“清闲和自在”，似有无所事事的感觉，也有一点儿慢慢地等着老去的味道。于是，退休后如何“慢慢地等着老去”？能不能像一个传统文人那样，也过一过悠然自得的生活？也能抒发一下愉悦和闲适的情怀？

我于此处所说的文人，当然不是一副“迂腐”和“穷酸”的形象，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；也与如今的文化人，有着区别。如今的文化人，应是指具有某种文化程度的人了。比如，在填个人履历表时，就有“文化程度”一栏，就是让其自报家门，填上你所获得过的最高学历，当然不是指你自学积累的学识、或辛勤笔耕的成果。

① 转引自：明·许浩《复斋日记》，见《历代名人日记选》，花城出版社出版，1984年5月第1版，第111页。

于是，可以简单地说，文化人就是有“文凭”的人，当然不是指有学位，若是指学位，最低也得是学士了。如今的文化人，成天忙着挣钱，似已到了疲于奔命的地步，很难愉悦和闲适下来。

我所说的文人，是对“经史子集”、“诗词曲赋”、“琴棋书画”，精研二三的性情中人。如若无一不精，那简直是文人中的凤毛麟角。古代的文人，没有什么文凭的说法，却有功名的称谓。但是，那些有着自己的思想，并以诗文、或书画传世的古代文人，视功名为敝屣者，历朝历代不乏其人。

不过，无论是文人，还是文化人，都应坚守做人的原则和底线，坚持那份读过书的人所应有的气节和操守，既不能“做文妓”（林语堂语），也不能做文痞、文奴、或文盗！

如若，或对“经史子集”、或对“诗词曲赋”、或对“琴棋书画”，有所研习，可以说是具有传统文化素养的一种表现。且在六十岁前，就其一二，有所爱好，那退休后的生活，就会有一种愉悦和闲适的情怀。

我六十岁前的文化生活，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文化人一样，主要是读书和写字。所读的书，除与工作有关的专业书籍外，还读过一点“马列”和古人的书；所写的字，大都是因工作需要写些文牒之类的东西，也写过一点其他的文字，或可一言以蔽之曰：“舞文弄墨”吧。

我退休后，为了像文人那样，过一过悠然自得和富有情趣的生活，于是，临池《兰亭》，也写起散文和诗歌来，开始了另一类的“舞文弄墨”。

人不能没有回忆，也是应当有所回忆的。一些人，所写的所经、所见、所闻的事，不就是回忆吗？再则，回忆是一种情境的再现，可供读者了解回忆者所说的那个时代的人情和世相。凡能启迪新智，唤起良知，激浊扬清，直面人生的回忆，都是有益的，我想也应当是受欢迎的。

回忆，又是回忆者对回忆对象的一种“素描”。放大而言，那些人们所记录的“历史”，不就是一种作者对所写那段历史的“素描”吗？然而“素描”一法，用于只须描绘“静物”某一侧面的绘画尚可，若用于记载无法一眼看透的历史和世相纷呈的社会，就会有失偏颇。因为，每一张“素描”，只是在一个平面上映印出“静物”的某一侧面。于是，评价一张“素描”的真伪和优劣，只有与素描者取同一角度，才能得出公正的判断；同理，只有把握了同一“静物”的多维度的“素描”，才能较为正确地认识这一“静物”。如若在对静物进行“素描”时，在素描者与即将被描绘的静物之间，竖起一块有色的屏风，加以区隔，那么这样素描出来的作品，就不是“静物的本身”，而是素描者和屏风竖立者“心中的静物”。于是，有时候我们所能读到的一些书本上的历史，其实只是那些写历史者或主持写历史者“心中的历史”，而非“历史的真相”。

《六旬五记》，是我年逾花甲，面对已逝的六十个寒暑中的一些场景，所作的追忆性的多维度的“素描”：一记《怀念父母记情》、二记《童年故乡记趣》、三记《半世阅读记学》、四记《人在旅途记历》、五记《感谢好人记恩》。

我在对这些往事进行“素描”时，没有任何“有色屏风的区隔”，并尽可能地进行多维度的描绘；同时，为了使画面鲜活，对部分“素描”的背景，还做了一点浅淡的勾勒。于是，这篇《六旬五记》，就类似于自传体散文。我辈凡夫俗子，虽无传可记，但往事似乎也值得追怀，人生也当审视一番的。何况，还能打发这“慢慢地等着老去”的时光，倘若能启迪来者，不是一件为己所欲，于人有益的事么？

追忆往事，审视人生。自然要讲到自我，也必有一番对人生的感悟。但这既不是“怨尤纪”，也不是“忏悔录”，更不是“功劳簿”。这只是笔者对既往人生的真实的“素描”：既无自贬之心，也无虚炫之意，更无非分之想。若有不尽如人意处，一如玫瑰，见花见刺，闻香扎手，亦属自然。对于那些，能教我明我未明之理者，我则致以诚挚的感谢。

说到对人生的感悟，我三十一年前的旧作——《谈谈人才成功的外部条件及其他》，再连同近年来所写的几句感悟短语，一并作为本文的附录，使其“对人生的感悟”，就更加完整一些。

不妨一起来追怀和感悟人生吧。我们在追怀和感悟中，得到的不会是悔恨和沮丧，而是继续前行的勇气和智慧。

余学陋识浅，寡闻之失，疏漏之弊，在所难免，企望读者不吝垂教。

張大典

2008年12月30日初稿

2009年12月改定于净庐书屋

# 六旬五记·一记

## 怀念父母记情

我能来此世界，是父母之所赐；我能有此体魄，是父母之所养。父母早逝，赐养之恩，未能报答，每念及此，无不疚愧于怀。我今六十，追念父母，特写此文，以寄怀念之情。

### 一、少年行医



父亲云嵩公·讳治和

家父张志和，字云嵩，号中潜野人。1889年2月生，贵州湄潭永兴<sup>①</sup>人。

据张氏家谱，我们“大”字辈的人，是张氏第131代了。我们家从我辈上溯六代，即第125代的“祈”字辈——烈祖辈时，曾居住在江西赣州府信丰县龙泉乡铁石堡。后为逃避兵灾，烈祖张祈觉，用一只咸鸭蛋，换得纸笔，一路为人算命，挣得盘费，来到了赣州移居四川的张姓聚居地之一的四川巴县丰盛王高山<sup>②</sup>落业。历经数辈经营，到祖父时，已是人丁兴旺，五世同堂的大家庭了。据说，当时全家

① 永兴，即今贵州省湄潭县永兴镇，时称永兴场，为黔北商贸重镇，时有“一打鼓、二永兴、三茅台、四鸭溪”之说。永兴，当时还是黔北的文化重镇：大街小巷，私塾林立；既有公立小学，也有私立中学；抗战时，浙江大学西迁黔北，校分遵义、湄潭、永兴三处而设，故永兴，也曾有过大学！

② “四川巴县”，即今日之重庆市南岸区。“丰盛王高山”为一说，另一说：是“黄桷桠”。

## 净庵存稿

百余口人，小孩过半，小孩们就餐所用的长桌长凳，整齐地排列数行，十分热闹和谐，其乐融融。但因一场火灾，粮物毁于一旦，众口无食为继，便分家散口，各图生计。于是，曾祖父母，带着祖父和叔祖父，迁徙至贵州省湄潭县永兴镇大树子村佃地为业。

祖父张宗庭，字沛然，从小天资聪慧，勤奋好学。他七、八岁时，就学木工。十岁时，已能加工制作手摇纺纱车，趁赶集时出售，挣些小钱，以补家用。祖父十七、八岁那年，以精湛的木工技艺，应邀到湄潭牛场，去当“掌墨师”，负责修建一座寺院。寺院竣工后，牛场的士绅名人都前来参观、祝贺。是时，当地德高望重的名医孙老先生，也在其中。众人因感叹寺院修建之工巧，都想一睹“掌墨师”的风采。寺院主持，便请出祖父与众人见面。众人见“掌墨师”，竟是一位十七、八岁的风华正茂的青年，无不为之惊叹。在众人惊叹之余，孙老先生问及祖父之家世后，便决定收祖父为徒。从此，孙老先生将祖传之医道、医术、医德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祖父。祖父不负厚望，全面继承了孙老先生家传医技和高尚医德。在祖父出师之际，孙老先生欲将其独生爱女许配祖父，故命其回家征询曾祖父母的意见。祖父得到曾祖父母的应允后，便订了婚约。外曾祖父便赠银两，叮嘱祖父，携钱回乡，开设药铺，行医济世，一俟立足，即来迎娶祖母。

于是，祖父回到永兴，开设了“裕源堂药铺”。由于，祖父医技精湛、宽厚仁爱、乐善好施，使之裕源堂药铺，日益兴旺，驰名黔北。当时，周遭县镇，远至德江、务川、沿河等地，前来求医求药者，络绎不绝。祖父为了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，还聘请了数名先生和药工。

家父，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，耳濡目染，从小受到中医和中药知识的熏陶，对中医、中药，产生了独特的兴趣。家父五六岁时，入私塾，就读于永兴名儒黎汉鼎先生门下，不仅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，同时也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。家父十余岁时，祖父

就开始教他阅读医药典籍。

在家父十三岁那年，因祖父重病卧床，生意清淡，所聘先生和药工先后辞去。于是，家父便坐堂、出诊，支撑起了裕源堂药铺。

当年，永兴三岔河有一位陈老爷，接家父去出诊。因家父当时个子矮小，坐在一把成人坐的椅子上，脚还不能着地。于是，这位陈老爷亲自端来矮凳，为家父垫脚。一时传为佳话。

家父十三岁，就能支撑起驰誉黔北的裕源堂药铺，这其中自有奥秘——那就是：每有病者就医，家父经过一番望闻问切，拟出处方之后，便到后屋，禀呈祖父指正。祖父有意高声地说：这病诊断得对，处方也拟得不错，只是某味药用量重了，某味药用量轻了，需要调整一下。其实这是暗语，祖父在给家父作具体的指导，以便进一步修改处方：所谓某味药“重了”，就是可以不用；所谓某味药“轻了”，就是需要增加。家父就是这样在祖父的亲自指导下，从治病的实践中学习积累，经一番勤学苦修，承继了深厚精湛的祖传家学和宽厚仁爱的世代家风。家父年及二十，不仅身怀中医之内、外、伤、妇、儿诸科的深湛医术，而且心存宽厚仁爱、乐善好施的崇高品德，其医道、医术和医德，也声誉乡里，名扬黔北了。

那时，家父经营的裕源堂药铺，生意兴隆，门庭若市。每逢赶集，一天营业所收到的铜钱，都需用大箩筐来收纳。日久，以至于无处存放，而填塞于数间房屋的地板之下。

后来，铜钱不再流通，在大姐准备出嫁时，家父便叫人撬开地板，取出铜钱，择其红铜类铜钱，先后制作若干家用和三位姐姐的妆奁铜器。其余的非红铜的铜钱，则全部作一般铜材卖给了铜匠。

家父富而好德，乐善好施。不仅日常义诊施药，而且每年终了，还将其记录着应收而病家无力支付药费的账簿付之一炬，深

## 二、铁石筑居

家业兴盛后，家父在永兴近郊的铁石堡，购置山林，开山劈石，修筑木屋，忙里偷闲，垂隐于此。这既是家父“医法自然”的实践，也是“中隐于市”的力行。中医的阴阳五行和辨证施治之道，是师法自然的结果。家父寝居乡舍，既利亲近自然，参悟医理，又可寄情山水，解除一天的疲劳。家父自号“中潜野人”，铁石筑居，在“垂隐意”<sup>①</sup>：居乡避世，中潜于野；悬壶行医，济世于人。

又有另一说法：因大母曾氏，只生育两女<sup>②</sup>，后不能再孕。家父为求嗣以继家业，续娶二母杨兴娣。二母生一女<sup>③</sup>后，就被大母在食物中，投放水银，致使也不能再孕。故二母力劝家父，在乡下置业，再娶母亲王安祥<sup>④</sup>，故有此第二住宅。我两岁时，从遵义回到永兴，也只能住在铁石堡，若须上街，就叫表兄赵洪顺<sup>⑤</sup>，背我往返于铁石堡与永兴场之间，因家父不准留宿街上，以防不测。

---

① 引自吴雪涛先生诗作《铁石堡歌赠张云嵩大兄》，见本文所引全诗。

② 大母曾氏，湄潭牛场人，于解放前病故。所生两女：即大姐张大桂；二姐张大蓉。

③ 二母杨兴娣，湄潭天城人，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去世。只生一女，即三姐张大贤。

④ 即生母王安祥，湄潭德隆人，1902 年 5 月 出生于私塾世家，1961 年 1 月，病逝于务川。

⑤ 我所称赵洪顺为表兄者，据家兄说，因其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，遂来我家，帮忙做些杂活，家父待之如侄。解放后，赵虽独居在土改时分给他的一间木房里，但仍然不时来到我家，帮忙做些药工类的活计，家父仍待之如旧，直到家父仙逝。